

紫琅诗会

新春献辞

◎纪洪平

第一次在春天面前如此犹豫

将春风装进心间,先涤荡自己的五脏六腑

彻底消毒后,准备脱胎换骨

呼吸一口气壮山河,再缓缓哼唱一支小曲儿

不是找不到调门,而是拿不准

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句形容词

我曾那么热爱春天,明知希望就埋在一片生机里

可虚弱的身体,除了一腔浩然正气,还装满了山河大地

当天空盛开的礼花璀璨无比,震天动地的鸣响,驱散了前所未有的阴霾

所有被唤醒的赤子心,再次涅槃重生

经过了漫漫冬夜,那些勇敢发芽的地方

全是抖擞精神的人间

春节杂事

◎王竹馨

“芳芳,你放我鸽子!”从老家的阳台上看上去,邻居家外墙上仍有这尚未消失的一行字迹。这是我们两家人的笑谈,起因是没有等到约好一起逛新年的小伙伴——她被爸爸妈妈拉着走亲戚去了。于是我从地上随手捡起一块隔夜的煤炭,写下这行悲从中来的字。

煤炭的效力如此之好,十年的日晒雨淋竟然还没有剥落,每看一次,就想起那些被管束的少年时光以及忙里偷闲的春节。

每个春节的开始总是和期末考试紧密相连,所以出家门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爷爷一声“坐下”,我们就要在书房里改上一小时的作文,弥补我在考场上的失误。

但往往到后面,修改的作文会演变成《难忘的从前》,爷爷迎新却不辞旧,从老夫聊发少年狂说到一蓑烟雨任平生,从他意气风发的大学说到工作后的乌江往事。

作为数次聆听的一名听众,这些故事已经无甚新鲜,我面上认真,心在万象六合里,只待一声爆竹点燃。

好在大多数时候芳芳并不放我鸽子,她和佩玉一起来了,她们喊一声“爷爷新年快乐,我们和竹馨去金沙啦!”就嘻嘻哈哈地把我拉走了。

十岁的弟弟浑然没有小男生的自觉,坚持跟住三个姐姐。在最热闹的那条街下了车,紫色甘

蔗皮和甘蔗渣已经被行人压实在地面,卖甘蔗的人也不吆喝,满不在乎地看着对面,仿佛地上的甘蔗皮就是生意兴隆的最好证明。旁边的糖葫芦摊就很热情了,有种沉不住气的卖力:“两元一串,两元一串!”

绕过甘蔗和糖葫芦,我在心里盘算着,既然都是两元,不如进两元专卖店,于是拥有了两元的耳罩、发夹、本子,都是一个少女必不可少的东西。

逛书店也是不会少的流程,在书店待上两个小时的默契,使我们的友情维系这么多年。翻了本书,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骄傲,为自己比同龄人先懂得纳兰容若和仓央嘉措。

于是在书店里喊两个朋友,想要给他们科普这长诗背后的爱情。结果店员剜我一眼:“不要在店里大声喧哗。”我讪讪收住了嘴,第一次体会了知音弦断的感觉。

步行街上有一个极大的招牌,弟弟驻足盯着牌子“算命”,显然他并不是摊主的受众,所以摊主只是整了整面前的黄牌子,继续摇头晃脑沉浸在自己的五行八卦里。

弟弟径直过去坐下:“我要算命。”摊主这才抬头凝重地看着弟弟,问了期末考试成绩,开始给他分析学习的利弊和长大后人生的注意事项。把我们笑得花枝乱颤,以后年年过年出游,都要喊上他:走,算命去!

当然这是后话,且说花了十块钱,弟弟恍然,原来从前十年,都有些活得不明不白。回家后,他郑重其事地告诉爷爷:“外公,算命先生说了,我只能找比我小一岁的女生谈恋爱!”

全家哄堂大笑。

爆竹声中一岁除,又一岁除。

如今是工作后的第三个春节了,两个朋友从南京、上海放假回家,照旧来找我,不再执着于出门才是过年,原来团聚就是春节。

我们坐在当年的书房里,述说职场遇到的烦恼,想解决这些已知的痛苦,然而说着说着我开始流泪,因为那个在新年还要阻挡我出门,与我论诗歌话人生的人已经不在。

我只能用如果去假设,如果爷爷在这个春节看到我的工作总结,一定会像从前我用好词好句那样赞扬我;如果爷爷活着,依旧会在这个春节买无数个年货快递,把取件码写在纸上让我去取……

可是事实是此后的每一个春节,我仍在人间烂赏叠游,爷爷却永远留在了他78岁的旧年。

但他写满了祝福语的压岁红包还在,少了一个亲人的新年还在,生生不息的春天也很快到来,芳芳她们约了明天再聚,我在安静下来的书房里,独自一人追忆了“难忘的从前”,就仿佛是一个新年的仪式,它化解了我的情志不畅。

旧书桌上摆了一盆仙客来,它还有个名字叫“兔子花”,开得红艳、热烈,而崭新。



月兔归来(树皮创意摄影作品)

◎朱晋

玉兰一瓣

过年好滋味

◎张亚明

江海风情

寒风扫刮着大街小巷,憔悴的树叶宿卷在路旁墙角,河边的垂柳瘦削了夏日的丰腴,照着清冷的河塘摇曳蓬松的凌乱,仿佛懒得梳妆的女郎低头默诉着隐隐的忧伤——这个冬天还真有点萧瑟。与这个时令相随而至的,除了寒冷,还有那侵袭着的疫情。无情肆虐的新冠病毒防不胜防,人人却步于庭前,户户谢客于门外。

不过当人们品味这年关里的滋味时,总有丝丝蜜甜的情愫顽强而亲切地萦绕于心,那根深蒂固的过年情结不停地告示人们:生活不会被严冬速冻,日子更不会被疫情笼罩,心头的太阳会以其强大的精神能量照耀着诗与远方,驱动着美好向往中的自强与追求。眼下,无论街头店铺还是小区里弄,那些为过年而制作准备的年货依然热烈而丰富地呈现成一道过年的风景:一串串晾晒的香肠成排成排地列队于蓝天下,打理好的家禽高挑在门前的柱子上,猪头也不只是水煮汤沸的吃法,用食盐、花椒等香料腌制后,在冬日的风霜日晒中吸收日月的精华,油润而筋韧的皮囊在清蒸以后不仅味香色美,还因民间赋予它“元宝”的雅称,在逢年过节时更具有吉祥的兆头而备受喜爱。风鱼,依然成了今年冷静街市的一道亮色,在紧邻菜市场的一个水产摊位上,足有两尺多长的青鱼、草鱼堆聚于地,摊主戴着口罩忙不迭地在清洗打理,旁边的帮手将腌制的调料擦遍鱼的内外,然后用稻草密实地捆裹起来,一根绳子从鱼的腮嘴穿出,贴上写着重量和定制者姓名的红纸,然后高高挂起,等待客户前来取回去风干过年。至于那些蒸馒头、蒸糕的加工点,依旧热气腾腾,身着围裙、戴着口罩的师傅抱着蒸笼进进出出,一个个丰满白嫩的馒头排列在店前的台板上,随即再戳上红红印记,一点红的是豆沙馅儿,两点红的是萝卜丝,三点红的是肉丁咸菜……寒风吹拂着升腾的热气,把过年的氛围热乎到人的心窝里。有别往年的是,今年没有随长辈“提货”的小伙儿在一旁等着吃刚落笼的新鲜,但估计那些被隔离在家里的心也早已点戳在馒头上了。年糕当然是过年的传统标配,让人们在甜糯的口福中增添了过年的好滋味。

对于许多人来说,现今过年的味道并不在于吃食的丰富,也不是寄予穿新戴好的期盼,更多是在过大年的氛围里寻找那些独有的对年的感觉。曾有朋友说,现在物质丰富了,什么都可买得吃得,反而少了些过年的滋味与欢乐。是的,岁末年尾,为过年而忙碌是根植于人们精神上的一份情结和文化因子。那天,我出门购物,远远看见空荡荡的街道上,一个店主在麻利地灌制着香肠,寒风吹乱了她的头发,红扑扑的脸庞在洁净的口罩映衬下像发着光亮的红苹果,我驻足问她:“这疫情之下,你怎么不打烊休息?”她淡淡地说:“都是老主顾预订的,他们都‘阳’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门,趁我没‘阳’赶紧多灌些……”我看着她冻得红萝卜似的手指,一种对过年的特别珍惜和甜美滋味在心头升腾开来:无论外在有多少变幻磨难,人们总以辛勤劳作给自己和他人寄托内心的喜悦、赋予日子里最香甜的滋味。

疫情,给传统意义上热闹喜庆的过年罩上了几许的沉闷与压抑,却未能泯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人们都在心中洋溢着对来年风调雨顺、吉祥美满的翘盼与自信。2023的新年与农历的大年同在一元复始的一月,过年的脚步已在新春的路上了,祝愿过往清零、国泰民安、幸福康宁、所愿皆得!